



“我看不见光，但想让每张板凳都稳当，40年做了4万张”

# 盲木匠的板凳 坐稳了生活 温暖了人心

老记伏枥

联系电话  
17708339062



重庆市江北区的兰安才医生，为诊所定制20张高脚木凳，等了4个月——他没催过单，只托人转告木匠“慢慢做”，还计划自己去大足区提货。这位让他愿意耐心等待的木匠，是50岁的盲人谷方德。谷方德失明后摸索木工40年，靠触觉和听觉做榫卯板凳，左手食指还因此少了一截。如今，网约车司机帮他提建议，自媒体人拍视频帮他“出圈”，订单从乡村集市走到重庆其他区县及四川，甚至有国外网友留言支持。他用一张又一张扎实的木凳，撑起自己的生活，也传递着“不敷衍”的坚守与善意。



谷方德打磨出的匠心板凳



出门时，养女是谷方德的眼睛。



谷方德正在制作板凳

一份不催单的定制  
“慢慢做，我等得起”

兰安才医生第一次知道谷方德，是在一段短视频里。画面里，那个左手食指缺一截的男人，正低头打磨木凳，动作娴熟得不像盲人，木料扎实，榫卯严丝合缝，凳子看起来“坐十年都不会晃”。

今年夏天，兰医生的康复理疗诊所需要一批高脚独凳——患者包药、拔火罐时要坐，得稳当、够高。他没找家具城，也没联系工厂，反而托人找到谷方德的联系方式，直接定制20张，每张40元。

“没说啥复杂要求，就说‘高脚，诊所用来坐’，预付了200元定金。”兰医生回忆，他甚至没和谷方德约定交货时间、质量标准，只在对方犹豫“高脚凳得重新摸索”时，托人传了句话：“慢慢做，不着急，我等得起。”

这一等，就是4个月。其间，诊所同事问过好几次“凳子啥时候到”，兰医生都摆摆手：“人家是盲人，做高脚凳得重新调整榫卯角度，急不来。”他还悄悄查好了从江北到大足智凤街道的路线，计划等凳子做好，自己开车去提——“人家做活不容易，运费我来出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”

10月底，谷方德终于托人传来消息：“样品做好了，你看看没问题，就开工做剩下的。”兰医生笑着说：“不用看，他做的，我信得过。”

黑暗里的“手尺”  
40年4万张板凳的温度

霜降过后，大足智凤街道茅里堡村八组的空气里，飘着淡淡的柏木香气。谷方德家的堂屋，一半被木料占满——长短不一的柏木板堆在墙角，半成品凳面、凳腿散在长凳上，旁边两间屋子，一间挂着七八把磨得发亮的锯子，另一间的墙角，十多张做好的木凳立得整整齐齐，像一排沉默的守护者。

50岁的谷方德坐在一条长凳上，背微微躬着。他左手扶住一块凳面，右手指尖轻轻划过木板，从边缘到中心来回摩挲两遍，确认钻孔的位置后，才将凿子对准——这个动作，他重复了整整40年。每钻好一个孔，他都要用手细细抚摸孔沿，确认没有毛刺。四个孔的位置分毫不差，如同用尺仔细量过。

他的确“量”过。谷方德摊开手心，露出一片被磨得发亮的竹片——那是他用了数十年的“手尺”，用于定位、确定距离。不同规格的竹片，对应凳腿、凳面的不同刻度，全凭他自己一点一点打磨、校准。

制作一张板凳，需经历十多道工序，谷方德全靠听觉、触觉完成。买回来的木料要先用自己做的锯子改刀，切割成条块；在坚硬的木料上打孔，位置必须精准，尺寸不容偏差；组装凳面与凳腿，孔洞大小必须严丝合缝。之后还要抛光、打磨……他的板凳为传统卯榫结构，不掺一丝非木材料。

他日常做三种规格的板凳：大号25元，中号

15元，小号10元。“一天能做三四张，除了买木料、卖凳子外，天天都在家做。”说话时，他的手没停，一小时里，身边就堆起五六块凳面和一堆凳腿。谷方德估算，40年下来，从他手里出来的板凳，少说也有4万张。“以前用杂木，现在用柏木，柏木结实，坐得久。”他摸着一张刚做好的中号板凳，语气里有藏不住的骄傲。

从“摸瞎”学活到撑起家  
指尖上的韧性

谷方德的木工手艺，不是家传的——他的父亲是木匠，却坚决反对他学这行。“看不见怎么学？别伤着自己。”这句话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
五六岁时，谷方德的眼睛长了白膜，没得到及时治疗，慢慢就看不见了，他也早早辍学回了家。“看着父亲和哥哥做板凳，我也想试试。”他悄悄捡来父亲丢弃的边角料，在黑暗里摸索着锯木头、凿孔。10岁那年，趁父亲带着两个哥哥赶集卖板凳，他在家做出了第一张能坐人的小板凳，虽然卖相不佳，只能自用，但家人默许了他的行为。

日复一日与刀锯打交道，他的左手食指被锯掉一截——那是他对工具和木头还不熟悉时，反应不及付出的代价。一年后，他终于做出了一张表面平整光滑、四角严丝合缝的板凳，可以拿到集市上换钱了。“当时能卖几角块把钱一个，”谷方德回忆道，声音里透着满足，“有门手艺能贴补家用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谷方德兄弟三人都会木工。最初，谷方德做出的板凳最粗糙，但40年后，论手工，两个哥哥都甘拜下风，“他一天心无杂念，就只惦记着做板凳，我们没法比。”

后来，他不仅靠做板凳贴补家用，还学会了割谷、扯秧、做饭、切菜，日常基本能自理。再后来，他收养了弃婴谷翠会，靠着做板凳的钱，给孩子买玩具、供她上学，还亲手给她做了小床和小板凳。“想过让她学做板凳，教她推平木料，可孩子坐不住，我也不勉强。”谷翠会长大结婚后，家安在不远处，时常回来帮他做板凳运到集市上卖。

“以前农忙时，板凳不好卖；后来有了塑料凳，赶一次集，连车费都赚不回来。”谷方德说，可他从没放弃过，“有手有脚，不能躺着啥都不干，得把日子过好。”

被看见的善意  
一张名片打开新世界

谷方德的板凳，真正走出乡村，是因为一张名片。名片的主人，是网约车司机李贵华。

2年前，谷方德坐李贵华的车去赶场卖板凳。路上，李贵华看着他抱着一摞板凳，上车和下车都要别人扶，忍不住说：“这样赶场太费劲了，要不试试在网上卖？”没过多久，李贵华带了个朋友来——做自媒体的方若愚。

方若愚跟着谷方德拍了一整天，从他摸木料、凿孔，到组装板凳、打磨抛光，把这些画面剪成短视频，发到了网上。没想到，视频发布才一小时，播放量就突

破了十万。“好多人留言问怎么买，还有人说要支持手艺人。”李贵华说。

从那以后，谷方德的订单多了起来：重庆中心城区的顾客让他寄快递，四川的顾客托人上门提，甚至有国外的网友留言“回国后一定买”。李贵华和方若愚成了他的“义务助手”——离得近的，他们免费送货上门；离得远的，帮忙联系快递；有人想上门买，他们就给指路。

谷方德目前最大的订单，是一位火锅店老板订的50张板凳。“老板说‘你的板凳扎实，客人坐得稳’，一下子订了50张，我做了半个月。”还有大足朱溪的一位嬢嬢，因脑溢血导致偏瘫，说话都不利索，却特意托人问谷方德的地址，说“想支持他”。后来，李贵华他们自己掏钱，给嬢嬢送了两张板凳。

采访当天，记者受朋友委托想买几张中号板凳，谷方德笑着说：“中号的存货卖完了，能等的话，我给你做。”他摸了摸身边的木料，语气平和：“做板凳急不得，得慢慢磨，就像过日子，踏实点，才稳当。”

堂屋外，阳光洒在堆着的柏木板上，泛着温暖的光。那些即将被谷方德做成板凳的木料，终将带着指尖的温度，走进一个个家庭，续写着关于坚守与善意的故事。

4万张板凳的光阴与善意

记者手记

大足茅里堡村的柏木香，是这次采访最深刻的印记。当谷方德摊开掌心那枚磨亮的竹片“手尺”时，我忽然懂了兰安医生4个月不催单的默契——那是对极致坚守的敬畏。

谷方德的板凳，不上漆，也没有装饰，就是柏木的本色和纹理。在这个求新求快的年代，这样一张朴素的木凳，似乎显得有些“过时”。但它却沉淀着40年的光阴与专注，编织起陌生人之间无声的默契与托付。一凿一念，一木一生。他看不见光，却用4万余张板凳，为自己和他人，筑起一方踏实而安稳的角落。

采访时，他左手扶凳面，右手执凿的动作行云流水，唯有指节的厚茧和缺失的食指，诉说着四十年“摸瞎”做凳的艰辛。“锯勺勺就没歪，摸着不扎手就磨透了。”他轻描淡写的话语，藏着对手艺的极致追求。从最初歪扭的小板凳到撑起整个家，再到四万张榫卯严丝合缝的精品，这指尖的韧性，比柏木更坚实。

更动人的是善意的回响：网约车司机的援手、自媒体人的助力、兰医生的体谅……这些陌生人的温暖，让黑暗中的坚守有了光。临走时，谷方德摩挲着新凳的纹路说：“过日子要踏实。”这话如柏木香般绵长——真正的光芒，从不是刻意雕琢，而是不敷衍的坚守与真诚的守望。

上游财经—重庆晨报记者 路易 通讯员 苏品旺 摄影报道